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

香溪圖書館

鄱陽馬端臨

貴與

王禮考

國恤

虞舜攝政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帝堯殂落崩也堯百姓如喪考

妣百官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年則絕密靜也四海四夷所化者遠

賈公彥儀禮疏曰易繫辭云古者期喪無數在黃帝九事章中是

密入音則是唐虞之日心喪三年亦未有服制也

殷太甲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真續

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祠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

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踰月

太甲即位真續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凡



先王是時設祀也嗣王祗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為喪主也
高宗王宅憂亮陰三祀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禮記作諒
信也陰默也字義各不同

尚書大傳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隱痛也字或為殷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
喪服四制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

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周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祝雍作頌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謂遭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於乎皇考求世克孝念慈皇祖陟降庭止庭直也陟降上下也言武王長世能以孝行為子孫法文王以直道事天人心民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序緒也繼其不思其所行之道不忘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始生魄十六日王甲子主乃洮頹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發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

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

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

皆國各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
 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帥其屬此則特發顯命自六卿
 至御事同以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
 嗣茲予審訓命汝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嘆其疾大進惟危殆病
 我志此此我所以詳審發訓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
 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莫麗陳教則肆
 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也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
 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在後之侗敬迓天威
 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

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天威天命也大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
 訓述天命者也

子釗弘濟于艱難
 艱難曰元子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
 者正其統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而言又以可見君德所施公平思夫人有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
 周溥而不可有所編帶也

于非幾也
 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

夫入之所以為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僣於
 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胃進於不善而陷於
 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成之
 惡矣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
 所謂慎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所謂知幾之言而
 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
 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
 不死於燕安婦人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
 也明矣其致刑措言哉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
 崩疾衣君徹懸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太保命仲桓
 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延入翼室恤宅宗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子保以冢宰攝政
 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路寢
 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
 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振幾周密防危慮患之意
 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觀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
 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吾穆敬文武以降闕寺執國命易王於
 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
 不可不丁卯命作冊受命史為冊書法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
 廢也

材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為相狄設黼衣綴衣狄者下士祭統云

者也喪大記人設階蓋與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日也黼問南

嚮敷重篋席純華玉仍几此平時見羣臣之坐也篋問南

以命也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此豐國老嚮羣臣之坐

也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此親屬以前筍席竹席

有也四簾戶之間謂之窠天子負衣朝諸侯則痛間兩序西夾其帝

知神也三帝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越玉五重陳寶赤

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亂之舞衣

大貝鼗鼓在西房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於東西序坐

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

馬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

亂國伏犧時龍馬負圖出於河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亂國

時共工舞衣鼓戈弓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受故歷代傳寶之

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

不惟赤刀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

意者成王平日之所可識矣愚謂寶玉器五之陳非徒以玉而河圖參

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同姓為次之象輅也王之五

姓為又次之革輅以封為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也王之五

謂之綴輅最遠者水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為先輅則革

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也存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則出

物皆在西序故也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

戈上刃夾兩階祀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一人冕執斨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鉞立于

側階并十級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惠三隅予路

幾瞿皆戰屬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宿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

東西宿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

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陛

有志於復古者當深釋之徒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齊卿士邦君麻冕

蟻裳入即位堂麻冕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

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非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

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

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太保太史太宗

於班列不可離用凶服酌吉凶之間亦禮之變也

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陳階齊太史乘書由賓

階齊御土冊命禮故皆祭服也形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

寸同爵各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亦刻之以傳嗣君有玉道馬故升

自升階太史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

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下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

父前于各之義下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下法之大也

變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

訓也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眇小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天史曰眇眇然子微未小子其

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托於不能也顧有敬迓

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

宗曰饗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寗氏曰受王宗同瑁則受太保

介圭可知宗伯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

拜王答拜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也同秉璋以酢

亦亞裸之類故亦兼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王答拜者代尸拜

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宗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同以酒至齒曰齊太保復受

太保退居此所以同受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宅居也

在喪或歡神之賜而不其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其味也

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同以酒至齒曰齊太保復受

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同以酒至齒曰齊太保復受

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同以酒至齒曰齊太保復受

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同以酒至齒曰齊太保復受

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同以酒至齒曰齊太保復受

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同以酒至齒曰齊太保復受

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同以酒至齒曰齊太保復受

飲福亦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賓在焉故日朝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俟者俟見新君也康王既尸天子遂語諸侯作康王之誥

王出自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

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王出畢門立應門內蓋內朝所在也召侯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為庭實賓諸侯也諸侯舉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為王藩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奠皆

再拜稽首至地以致敬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謂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秦穆公使人弗公子重耳重耳擗頤而拜穆公曰則未為後也蓋有後者拜不拜未為後也中者為後者

拜既正其為後也且知其以喪見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相揖定位又皆再拜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云云王若曰

斐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劓報誥康王在喪故稱各春秋昔君文武云云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

揖而退也

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

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

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

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

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

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

之處乘車玉輅於大廟以冕服不出宮也太祖始祖廟也後門苑
牛尾為之綴於幢王祀四郊乘玉輅建太常今以復去其旒異
之於生。疏曰復者各依命數天子則十二人各服朝服而後於
太祖之廟當升自東雷北而後危西上云阜天子復如者三乃
卷衣投於有司以篋受之升自阼階入衣於尸復而不蘇乃行死
事也郊事神之處乘王輅生時九旗有綬有旒今死去旒是異於
生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尊者求之備也亦他
也
小寢者前曰廟後曰寢爾雅云室有東西兩廂曰廟無東西兩廂
曰寢此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王侯同大寢謂天子始祖諸侯
太祖也小祖高祖以下廟也周禮夏采以冕服復於太祖廟是也
朝則祭供復之其小寢大寢則天子崩復曰天子復矣始死時呼
寐供服之四郊則夏采服之天子崩復曰天子復矣始死時呼
呼各臣不名君也。疏曰普天率土王者一人而已故呼天
子復而王者必知其呼矣而反若諸侯則曰某甫稱字也

右復

鼓人大喪則詔太僕鼓始崩及變時也太僕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
方戒鼓擊鼓以警衆四方大司馬大喪平士大夫平者正其職與其位
司士大喪作士掌事事謂奠斂之屬。疏曰始死則有奠及至小斂大斂朝夕朔月月半薦新遷廟祖奠大遣

奠等皆未葬以前無尸不忍異於生皆稱奠也 宰夫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
事而治之大喪王后世子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 虎賁氏國有
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大故謂兵災也大喪謂王崩非常之難須警備 旅賁氏掌
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葛葛經武士尚輕。疏曰臣為王貴賤皆斬衰
斬衰麻經至葬乃服葛今王始死即服葛故云武士尚輕 大司徒若國有故則致萬民於王
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大故謂王崩及寇兵 司險國有故則藩塞阻路
而止行之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得達之有故喪災及兵也閉塞要路之道備姦寇也疏
曰喪謂天子崩 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疏曰若君天子諸侯之喪必巷市者
以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忌須之物不得不求於邑里之內而為巷市

右戒臣民

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僕人大僕也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也僕人崩小斂大斂遷尸於室堂。疏曰始死於
檀弓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遷尸於室小斂訖遷
此庸下遷尸於南庸下又云小斂於尸內是遷尸於室小斂訖遷

尸於外又遷尸於堂之朝之象也者君所大欵訖又遷尸於西階以入
棺是遷尸於堂之朝之象也者君所大欵訖又遷尸於西階以入
府大喪共角枕角柩齒令可飯含也疏曰按既夕禮槨皂如輓上
兩未我如批把始死遷尸於牀無欵衾去死衣小臣槨齒用角
柩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遷床謂所設床第當牖者也疏曰
既而不生故更遷尸于床而離初死處以近南當牖也無覆也欵
衾者將擬大欵之時衾被也槨齒詳見上綴足用燕几者為尸應
著覆恐足碎矣亦使小臣

人喪紀共其木材木材給帳事此已上幕人大喪共帷幕帶綬詳見陳
右遷尸槨齒綴足惟堂
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假告訃也登上也假已也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使諸侯同姓異姓喪姓相從而為位別
觀禮先公而後侯先侯而後伯亦是爵同同位但同姓之中先爵

右命訃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使諸侯同姓異姓喪姓相從而為位別
觀禮先公而後侯先侯而後伯亦是爵同同位但同姓之中先爵

肆師大喪令外內命婦序哭

九嬪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叙哭者亦如之亦從后帥猶道也
乃哭疏曰外內命婦哭時皆依尊卑命數在后者後為前
宗序哭九嬪帥叙哭疏曰外內命婦哭時皆依尊卑命數在后者後為前
皆朝夕哭條所通用司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
為天子斬哀不可發事空官故令哭不得去守也既正尸子坐

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互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

人坐于西方命內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

堂上北面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殿子孫也姓之言

命婦帥大夫之妻為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文疏曰人君初喪

故士喪禮云主人入坐于東是也子姓謂殿子孫也姓之言

禮父兄子姓大功以上正立于室內東方今此經總云卿大夫父

尊耳肆師大喪令外內命婦序哭

皆為外命婦其內命婦即下經內命女是也謂三夫人以下至文

御也哭法以服之輕重為先後若然則內命婦為正斬衰居前諸

衰者居後也內宗大喪序哭者內外宗內女之有爵者序

九嬪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叙哭者亦如之亦從后帥猶道也

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衰衣一朱紵帶甲加大

帶於上此音殺。朱紵帶者襲衣之帶也。朱紵以朱紵為之。紵者帶也。紵者帶也。紵者帶也。

重加九帶是尊卑數不同矣。諸侯七帶也。天子三帶也。天子三帶也。天子三帶也。

公襲以卷衣最外而細服。最在中者。公身貴故以素服親身也。玄冕朝之服也。

故襲衣最外而細服。最在中者。公身貴故以素服親身也。玄冕朝之服也。

素積一者皮弁之端。朱裳也。朔之服也。一者縹衣素裳。賀公日視朝之服也。

亦可驚者任取中。一服也。視朝之服也。一者縹衣素裳。賀公日視朝之服也。

命之服示之重。木所加。二通也。和愈君亦用爵弁服也。玄冕朝之服也。

取二也通合九稱。注云。朱紵帶者襲衣之帶也。紵者帶也。紵者帶也。

也。朱紵飾之非革帶。又非大帶。抵是衣之帶也。紵者帶也。紵者帶也。

非是。紵束其身。若總束其身。唯華帶大帶。故朱紵帶也。紵者帶也。紵者帶也。

必見華帶與大帶。若總束其身。唯華帶大帶。故朱紵帶也。紵者帶也。紵者帶也。

唯天子諸侯無二稱。與約之云。諸侯也。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凡冒質。

長與手齊殺三尺疏曰。冒謂襲後小斂前所用。以鞞也。冒有質。

一士不縫兩囊皆然也。上者曰質。下者曰紵。君質用紵。殺用鞞。鄭

先以紵鞞足而後。以質鞞首而下。旁綴七者。不縫之邊。上其用之。

七帶以紵鞞足而後。以質鞞首而下。旁綴七者。不縫之邊。上其用之。

相也。言鞞之質。從鞞。來至也。長短與手。凌人大喪共夷槃水。

漢禮器制廣尺者。殺從足。鞞上長三尺。君設大盤造冰焉。設冰檀第有。

二尺深三尺。廣尺者。殺從足。鞞上長三尺。君設大盤造冰焉。設冰檀第有。

既造猶內也。檀第。但箕也。謂無席。如浴時。沐也。禮自仲春之後。尸

止而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飯五碎玉。以中者。雜記曰。含者執璧。

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統曰。按五。其已成事而共之。含者執璧。

喪共含玉形而小。以口實。舍入喪紀共飯米。飯所也。實口不。

大夫用繆士用梁。天子飯九具。禮此蓋夏時制也。周含一沐襲。

皆四扑實者。唯盈。天子飯九具。禮此蓋夏時制也。周含一沐襲。

一沐遷尸于堂又一沐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各自有沐。皆有。

屋簷也謂神取屋西此簷也熊氏云非謂西此隅非隱之氣徹
取屋外當非隱處薪義亦通此取此薪而用者示主人已死此
堂無復用故取之也管入授御者沐者煮汁熟而管人又取以
升階授堂上御者御者受汁入為尸沐也士喪禮云沐巾一取
云拒用巾註云拒希也清也如它日者事亦如平生也小臣
亦竟而剪手爪又治須象平生也需濯棄于坎者望氏云須謂
煩擗其髮濯謂不淨之汁也言所濡濯汁棄于坎中鄭註士喪
禮云巾擗浴衣亦并棄之於坎案既夕禮云掘坎南順廣尺輪
二尺深三尺南其囊此沐汁棄於坎與浴俱有科俱有差摩故
云浙詩云釋之叟叟是釋浙米也沐與浴俱有科俱有差摩故
用科沐云用盤是文相變也

右沐浴

大祝大喪相飯疏曰云相飯者浴訖即飯含故言相飯也不言相含者大宰云大喪贊贈玉含玉此故不言

大宰大喪贊含玉助王為之也疏曰謂助嗣王

右飯含襲

左傳宣武子曰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喪拜焉宋特拜周喪

之疏曰禮所喪之法皆主人拜其躬者謝其勤勞躬者不答拜以其為事而來不自同於實客此皆據躬及主人敬禮以上皆其臣

下來弔則主人不拜宋是前代之後王以敵禮待之故拜其來弔其餘諸侯者則否

右受弔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篋席篋細葦也司服大喪井其斂

衣服掌其陳序疏曰云大喪王喪其中兼小喪也小斂皆十九稱

十蓋百二蓋稱云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

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

絞紛不在列絞既斂所用束堅之者疏曰布絞者以布為絞縮

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為三片以結束為便也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者謂大夫士等各用一衾故云皆一衾衾於

此統上十有九稱者君大夫士同用十九稱衣布於衾上然後

大尸於衣上屈衣裏又屈衾裏之然後以絞束之君陳衣於序東

唯夫有東房故也絞紛不在列者謂不在十九稱之列不入數也小

斂未有有給因絞不君無槩者無槩者不陳不以斂疏曰君無槩

在列而言給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上凡陳衣者實之

見陳送者

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自西階受取也凡陳衣不誠非列采不入

綈給紵不入不當暑之藝衣也篋尸重形冬夏用袍及斂則用正服

謂雜也不入陳之也喪衣亦不陳復衣不以斂復衣不以斂詳見封人

凡喪紀則飾其牛牲斂曰喪紀有牲者除朝夕奠用脯醢以外大

牲牛人喪事共其奠牛謂殷奠遣奠也喪自未葬以前無所薦饋曰奠疏曰

神前故謂之為奠朝夕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殷大

也唯有小斂大斂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遣奠時有牲體大遣奠

非直牛亦有馬牲故鄭注云謂殷奠遣奠圉人喪紀共其生獸

也云喪所薦饋曰奠以無尸故也地官獸人凡喪紀共其死獸生獸天官腊人喪紀共其

脯腊凡乾肉之事斂人斂人斂音魚本又音御喪紀共其魚之魚斂音

醢人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喪紀亦如之以上入官並陳大斂奠

右陳小斂衣奠

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疏曰主人即位于戶內者

尸東今小斂當戶內故主人任戶內稍東喪大記○上始死條

十人右射人左遷尸條射人僕人遷尸並此條通用當互考也

小宗伯主崩及執事泣小斂大斂帥異族而佐執事大祝之屬也

官之屬為之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疏曰大祝職云大喪執事

斂明大祝執事小宗伯泣之云親斂者蓋事官之屬為之者以其

諸處更不見主斂事者事官又主巧之事以無正文故疑事官

之屬為之也云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者此異族據姓而言之

大祝大喪贊斂祝贊之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胥

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為祝字之誤也疏曰大祝是接神者故使

於大斂事也是猶執也衆祝佐之者衆祝喪祝也衆祝職故副佐

祝也凡斂者祖遷尸者襲祖者於事便也疏曰凡斂謂執大

襲謂大斂於地乃遷尸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尊祭服也斂者要

入棺之屬事少故襲也小斂之衣祭服不倒方散衣有倒斂者要

曰祭服謂死者所得用祭服以上也小斂十九稱不悉著之但用

裹尸要取其方而衣有倒領在足間者唯祭服尊雖散不著而領

不倒在足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紱不紐而慎反左

也同在上衽衽知左反生時也疏曰皆左衽大斂小斂同故云皆也衽衣

襟也生衽知右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向大斂小斂不復解也生時帶並

為屈紐使易抽解若死則無復解義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

故絞束畢結之不為紐也同上

殺之裁猶冒也

疏曰往猶後也小斂前用冒故不用夷衾自小斂後衣多不可用冒故用夷衾覆之也士喪禮云無

用夷衾覆之極之衾也裁猶制也言夷衾所用上齊茶手下三尺

氏分質字屬上殺字屬下為句其義非也然始死無用斂衾是大

斂之衾自小斂以前覆尸至小斂時君錦衾大夫緇衾士緇衾用

之小斂斂訖則制夷衾以覆之其小斂之前所用大斂之衾者小

斂以後停而不用至將大斂及陳衣人更制一衾主用大斂也

今按士喪禮無用斂衾疏云大斂之時兩衾俱小一衾承薦於下

一衾以覆尸則始死所用之衾至大斂即以承薦非停而不用也

鋪絞紛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紛踊

斂者既斂必哭疏曰斂者即大祝祝祝之屬也既斂是斂竟也斂

恩今手為執事專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

心則增感故哭也括髮以麻婦人髮帶麻于房中

俱三日也婦人之髮帶麻于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

○疏曰既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者向小斂不袒今

方有事故袒衣也士喪禮馬口已竟而云髻髮袒此未括髮先云

袒者或人君禮也說髦者髦勿時剪髮為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邊

並死則並說之親沒不髦是也今小斂竟喪事已成故說之也案

鄭註士既殯說髦今斂而說者人君禮也括髮以麻者人君小斂

說髦竟而男子括髮用麻也士小斂後亦括髮但未說髦耳婦人

髮亦用麻對男子括髮也帶麻于房中者帶麻於房中帶也謂婦人要

經也士喪禮云婦人之帶麻結本在房鄭云婦人亦有首經但

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首經也男子帶經于東

房而婦人帶經在西房既與男子異處故特記其異也云天子諸

侯有左右房者欲明經房中是西房也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熊氏

曰左房則東南火室也右房則西南金室也諸侯路寢室在于中

右小斂

案小斂所用之日以喪禮義考之但有死三日而

夫士二日小斂此乃小斂日數雖引以為在禮有之然無

所考天子諸侯殯葬日月與士不同則斂日亦當不同故

載其詳於喪禮義而記其畧於此

大祝大喪徹奠

疏曰此文乃承大喪之下故奠為始

右徹始死奠

主人即位襲帶經踊即位阼階之下位也有襲經乃踊尊卑相變

衣加要帶首經於序東復位乃踊也士喪禮先踊乃襲經

此先襲經乃踊士為卑此據諸侯為尊故云尊卑相變也母之

喪即位而免記異者禮斬衰括髮齊衰免以成服而冠為母重初

借下位又序東帶經猶括髮若為母喪至拜賓竟即位時不復括

髮以竟代之竟以襲經至大斂乃成服也所以異於父者也。同

上乃奠小斂奠也。疏曰：拜賓襲經。賓出徹帷君與大夫之

則徹帷徹或為發。疏曰：士小斂竟而徹惟此至小斂竟下階拜

實實也後乃除惟是人君及大夫禮舒也註云：士卒斂則徹帷者

士喪禮文。喪大記：未小斂受弔有慶子不受弔宋成公如鄭二

條奉尸夷于堂有婦人迎送不下堂一條又殯後受弔條有君弔

見尸柩而後踊皆此條通用當互考

右襲帶經小斂奠

挈壺氏挈劉苦結反一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

日夜為沃漏也。以大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

漏也。漏之前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

十八箭。疏曰：禮未大斂代哭者未殯以前無問尊卑皆哭不絕

聲。大斂之後乃更代而哭亦使哭不絕聲。大夫以君喪虞人出木

角狄人出壺雍人出罪司馬縣之乃官代哭。代更也。未殯哭不絕

聲。為其罷倦既小斂

可以為漏刻分時而更哭也。疏曰：虞人掌山澤之官故出木與

角狄人樂吏主挈壺漏水之器故主壺雍人主烹飪故出鼎所以

用鼎及木者冬月恐水凍則鼎漏遲更無準則故取鼎綬水用

虞人宋變鼎煮之故取鼎及木也。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氏

掌知漏事故司馬自臨視縣漏之時節故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

代哭者縣漏分時使均其官屬更以相代而哭使聲之不絕者也

右代哭

妾人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薪蒸給炊及燎

共墳燭庭燎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疏曰：大

君堂上二燭下二燭燭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則

須燭以照祭饌也

右設燎

大斂於阼詳見陳小斂衣條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紵二衾君大

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絞紵如朝服絞一幅為三

不辟紵五幅無統辟補麥反統丁覽反。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

終幅折其末以為之堅之強也夫歛之絞一幅三折用之以為堅之
 急也統以組類為之綴之領則若今被識生時禪被有識冕者去
 之異於生也。疏曰大歛布絞兩頭者三者謂取布幅一分裂之作
 三片直用之。三片則共是一幅兩頭製中央不通橫者五尺又取
 布二幅分裂作六片而用五片橫之於絞下也布給者皇氏云於
 禪被也取置絞束之下擬用以舉尸也孝經云衣衾而舉之是也
 今案云給在絞後給或當在絞上以絞束之且君衣百稱又通
 小歛與襲之衣非單給所能舉也又孝經云衾不云給皇氏之說
 未善也二衾者所用與小歛同但此衾一是一始死覆尸者故士喪禮云
 二衾其衾所云大歛所併用之喪一是大歛特復制又註士喪禮云
 之衾二者謂始死歛衾今又復制士既然則大夫以上亦耳君陳
 衣于庭百稱禮大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歛天子當
 以為襲禮大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歛天子當
 百二十稱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歛天子當
 公舉全數而西上者由西階取之便也絞一為三不辟者辟也謂
 尸在堂也西上者由西階取之便也絞一為三不辟者辟也謂
 言小歛絞全幅折裂其末為三而大歛之絞既小不復擊裂其末
 為絞欲得堅束力強也也之急解大歛一解小歛三片之意凡物
 細則束縛中急也。大歛君大夫祭服無等君褶衣褶衾大夫士
 衣多故須急者也。大歛君大夫祭服無等君褶衣褶衾大夫士
 猶小歛也。謂音碟。謂給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疏曰祭服謂

奇用之無限數也註謂君多去其著者經云大夫士猶小歛則復
 衣復衾也。據主人之衣故用復若遂亦得用給也故士喪禮云襚
 以皆實之也。同上。此條通富互考。典瑞駟圭璋璧琮琥璜
 之渠眉疏璧琮以歛尸。駟音祖。以歛尸者於大歛焉加之也駟
 疏曰於大歛後也駟讀為組詩有執纆如組聲之誤為駟云渠
 外故知在大歛後也駟讀為組詩有執纆如組聲之誤為駟云渠
 如溝之兩畔稍高為眉。疏曰於大歛後也駟讀為組詩有執纆如組聲之誤為駟云渠
 云主在左已下皆約太宗伯云青圭禮東方之等以尸而首而置
 此六玉焉云蓋取象方明神之也者按觀禮設方明上主下璧無
 璧琮此云象者彼注上方明神之也者按觀禮設方明上主下璧無
 不用璧琮者象天地若然此言象方明者直取置六月之神故上下
 取玉形之義又案宗伯璧禮天琮禮地今此璧在背在下琮在腹
 在上不類者以背為陽腹在陰隨尸後背而置之故上琮下璧也
 云疏璧琮者通於天地者天地為陰陽之

漆之藏焉。裨蒲歷反徐房益反。禭謂地棺親尸者裨堅著之言
 也言諸侯則王可知也。裨地棺也。漆之堅強。斃斃然也。天子裨內又有
 少長而體尊備細故亦即位而造為此棺也。古者天子裨內又有

也言諸侯則王可知也。裨地棺也。漆之堅強。斃斃然也。天子裨內又有
 少長而體尊備細故亦即位而造為此棺也。古者天子裨內又有

水兒而諸侯無但用他在內以親尸歲一漆之若每年天子之

棺四重也尚深也。唯云漆地則知不漆地棺外屬等。天子之

厚三寸。疏云水兒二皮棺不能厚三寸故合被之令地棺一疏曰

君即位為禭是也。地棺之外又有屬棺焉。棺之外四者皆周

也。梓棺二。疏云地棺之屬棺並用梓故云一也。四者皆周

也。唯鄭謂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匝。棺束縮二衡三柱每束一

無釘故用皮束合之。縮二者縮縱也。縱束用二行也。衡三者橫束

三行也。任每束一者任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也。既不用釘

相對每束之木使與棺頭尾之連之若登束之處則豎著其少連

上。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鑽曰鑽子南反。鑽所以珠著裏。疏

棺也。用雜金鑽者鑽釘也。舊說云用金鑽又用象牙雜之以珠朱

綠也。舍人喪紀共熬穀。熬穀者鑄于棺旁所以感蚺也。疏

故植此感之者。熬君四種。八筐加魚腊焉。熬黍稷也。士喪禮曰

一其熬旁各一筐。大夫二種。加魚腊。謂乾脂案郊特牲。二筐又曰

無文當用六獸之屬。亦為感蚺。蟻人。大喪共帷幕帟綬。客飾

也。惟以惟堂小飲徹之。及殯在堂亦惟之也。疏。掌次。凡喪王則

張帟三重。疏曰帟極上承塵。司几筵。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

席用萑。蒲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喪事謂凡奠也。崔如葦而細

謂鄭司農云。柏帶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帶載黍稷之席。玄

在實則得。燹既突。則如見背。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實皆

謂凡奠也。者言凡非一之義。士喪禮始死之奠。乃至小飲之奠。亦

設於地。未有席。至大斂。奠乃有席。殯後則有朝奠。夕奠。朔月奠。大夫

以上。兼有月半奠。并有薦。新奠。葬時又有遷奠。祖奠。大遣奠。葬乃

子。奠塗龍。藉以捍是也。云既突。則加見。惟荒。故謂之見也。其二處

皆當覆故云數也云皆異凡體凡凶事仍几鄭司農云吉事變凡
實不同者詳經每數一凡之義凡凶事仍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
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顏命婦於室饋食於堂釋於坊每事易凡神
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朝夕相因喪禮器口疏曰按禮弓云
震而文尸有幾者據大夫士而言案士喪禮大斂則有席而云
震始有筵者以几筵相連言其實震時始有几筵大斂即
有也天子諸侯禮大初死几筵並有故上云凡喪事設葦席右素
几也凡几之長短既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
馬融以為長三尺舊圖以為几兩端亦中央黑也

右陳大斂衣及殯奠之具

君將大斂子并經即位于序端鄉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
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
商祝鋪絞紵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
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子并經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
喪子亦并經疏曰子并經即位于序端
若序謂東序端謂序之南頭也鄉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者鄉大
夫謂羣臣也堂廉謂堂基南畔廉楹之上楹謂南近堂廉者子位
既在東序端故羣臣列於基上東楹之西也案隱義云堂廉即堂
上近南雷為廉也北面東上者在基上與北面東頭為上也子在

東尸在阼階故在基者以東為上也又兄堂下北面者謂諸父謂
諸兄不仕者以其賤故在堂下而鄉北以東為上也若士則亦在
堂下外宗房中南面也皇氏云當在西房以東為上也姨舅之女也輕
故在房中而鄉南也皇氏云當在西房以東為上也姨舅之女也輕
大夫命婦在尸西北外宗等當在東房小臣鋪席者謂下莞上簟
敷於阼階上供之斂也士喪禮云布席如初註云亦下莞上簟也
鋪於阼階上供之斂也士喪禮云布席如初註云亦下莞上簟也
禮喪祝也其鋪絞紵衾衣等致于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士盥于
盤上者士亦喪祝之屬也周禮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
人舉遷尸于斂上者斂先盥手于盤上也雜記云士盥于盤此是也士
舉遷尸于斂上者斂先盥手于盤上也雜記云士盥于盤此是也士
大宰也斂畢大宰告孝子道斂畢也卒斂者大斂衣裝畢也宰告者
馮尸而起踊夫人東面亦如之者命婦賤不得馮也馮踊者夫
東嚮於尸西今獨云夫人馮者命婦賤不得馮也馮踊者夫
註云子并經者未成服者成服則著喪冠也此云并經是未成服
此雖以并經為文其小斂特子亦并經君大夫士之子皆然故雜
記云小斂環經也

右大斂

天子七日而殯尊者舒卑者速疏曰天子諸侯既尊重送君
大夫鬻爪實于綠中鬻音舜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為小囊盛之此綠或為

大夫鬻爪實于綠中鬻音舜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為小囊盛之此綠或為

喪事內宰皆佐后使其屬官治外內諸子大喪正群子之服位

疏曰位謂在賓宮外內哭位也正其服者公卿大夫之肆師禁

外內命男子之衰不中法者且授之杖外命男子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

為外命女喪服為夫之君齊衰不杖內命女王之日授杖五日授大夫授七

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授于杖五日授大夫授七

衰皆授士杖杖四制無七日授士杖又玄謂授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

且者見不定之詞也喪者有杖授之其外命女為王雖有齊衰無杖故云

三夫人以下者通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為王斬衰而

杖也言升數者諸通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為王斬衰而

也言制者升數者諸通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為王斬衰而

制也司農所云授杖之日仍制之制也天子三公已下及三夫人已下亦服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為祝也祝也服也

子亦也然云祝服也五日官長服亦服也大夫士祝曰官長大夫士也

七日國中男女服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必持七日者天子在官

日而殯殯後嗣王成三月天下服諸侯謂之大夫曰三月天子下

既葬而除之也近者亦不持三月今據遠者為言耳然四條皆云

服何所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按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授杖五日授六

夫杖七日既殯授大夫杖授婦杖又喪服四制則知今日授杖五日授六

明矣其七日授士杖授大夫杖授婦杖又喪服四制則知今日授杖五日授六

云此擯朝廷之士也。禮弓制君之喪三日授杖五日授六

是色宰之士也。禮弓制君之喪三日授杖五日授六

夫世婦杖三日親踈也。疏曰熊氏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

為世婦杖三日親踈也。疏曰熊氏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

記大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為士妻及君之女御。皆七日杖也。君

被君命者也不達於君謂府史之也。疏曰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

服斬衰但齊三月耳故喪服齊衰三月章有喪人入為國君即此是

也
卷一百二十一
禮記

右成服

大府凡國之五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

藏之玉鎮大寶器五瑞玉器之美者帶袷及大喪陳之以華國顧

東序亂之舞衣大具鼓在西方充之戈知典路若有大祭祀

則出路贊駕說大喪亦如之亦出路當陳之書顧命陳先王寶器

先路在左墊之前
次路在右墊之前

右陳寶器

顧命成王崩康王麻冕黼裳由賓階躋入即位云云詳見上文康王既

尸天子遂誥諸侯云云詳見上文成湯既沒伊尹奉鬯王祗見厥祖

云云詳見上文春秋文公九年毛伯來求金何不稱使當喪未君也

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據前在八年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

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

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

矣則曷於其封內二年稱子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君薨稱

子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

當也不忍當公位。公羊傳。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

天子之踰年即位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

年稱子疏曰天子踰年即位無文約曾十二公諸侯三年內稱子

亦無文約天子踰年不稱王也是天子諸侯互相明也又準左傳

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即位凡有三特一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命之

踰年正月即位一國正君臣之位三遺喪明年為元年正月即位

嗣列為諸位之位今此踰年即位是遺喪明年為元年正月即位

白虎通云父沒稱子某屈於尸柩也既葬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

年即也係臣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先君未葬而公即位

民之禮既葬成君先君雖未葬即踰年而君即位不可曠年

無君故也釋例云遭喪繼立者每新年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

國史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文公成公先君之喪未葬而書即位因

三正之始明繼嗣之正表朝儀以固百姓之心此乃國君明分制

之大禮警周康王麻冕黼裳以行事事畢然後反喪服也杜引顧命康王之事以警此者彼是既殯此是踰年雖時不同取其暫服在殯之遺制也推此亦足以準諸侯之禮矣

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

乃即位。疏曰公羊穀梁皆云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案正棺兩楹之間即禮所謂夷于堂者也喪大記君薨之禮云既小斂

男文奉尸夷于堂鄭玄云土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

戊辰去癸亥五日非正棺之日不得為正棺即位也雜記云諸侯

行而死者正棺於兩楹之間適所殯鄭玄云適所殯謂兩楹之間自

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亦夷之於此因殯焉殯必於兩楹之間

間者以其死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鄭取二傳之

說言死從外來者殯在兩楹之間若謂殯為正棺則與杜言合矣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

楹之間然後即位公羊沈子由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

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

也此則其日何也踰年即位厲也厲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於厲

之中又有義焉先君未殯則後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况臨

諸臣乎以輕喻重也雖為天子所召不敢背殯而往况周人有喪

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

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

猶不敢况未殯而臨諸臣乎穀梁月正元日葬格于文祖正月正

元日上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復至文祖廟告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右嗣君即位勉齋黃氏曰案即位之別有四正嗣子之位已見始死

條下顧命有王麻冕黼裳道揚末命及康王之誥有惟予一人釗報誥之語乃既殯之後嗣君即繼體之位之禮今附見於此若踰年合正改元之位三年合正踐阼之位如春秋元年書即位則是踰年正改元之位也月

馬

勉齊黃氏著儀禮經傳通解因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諸書以補其闕然後粲然可考今所叙國恤於黃氏禮書中撮取其專言天子喪禮處次第其節奏如前以見三代國衰之制然禮記所言君皆國君也其專言天子者無幾而註疏家以諸侯之禮通之於天子亦可槩見周禮所言雖皆天子之禮然惟職掌所及則載之而不關於職掌者無可攷則亦豈無遺軼姑叙其所可知者耳自始死至啟奠叙于此而卜宅以至窆虞則叙於山陵條下至於與臣民通用之禮則自有黃氏專書更不贅述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一

鄧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王禮考

國恤

漢高祖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丁未發喪大赦天下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櫛下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群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即葬日也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斥上壙也二千石以下有差

漢舊制皇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綿絮以彰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

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牖中主居中央七日大斂棺槨以稻
糲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大室中西墻壁墁
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於墁中下祠之出主置篋蓋上
立之牖中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
園祕棺則梓棺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高皇帝崩含以珠纒
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
玉為札長廣二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為縷請諸衣衾
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斂不制裁一尺新繒帛
也

帝初登遐朝臣稱曰大行皇帝

魏孫毓曰大行之稱起於漢氏漢書曰大行在前殿又曰大
行無遺詔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初崩未謚而嗣帝

已立臣下所稱辭宜有異故謂之大行言其有大德行必受
大名若稱謚也

文帝後七年夏六月帝崩于未央宮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
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
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
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人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師古曰罹哀
音離遭也
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
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
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臣瓚曰方四方也
內中也猶云中外靡有兵革朕
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
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師古

曰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加為嘉耳然朕自謂得
終天年供養高廟為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今俗語猶然其意可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

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伏犧曰踐剪也謂無斬衰也

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

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師古

與高紀同音義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服度曰皆

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

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

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

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子長使少使皆有美人良人八子七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

悍為將也將軍師古曰典也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

事師古曰穿墳出土下棺也已而寘之又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

內史卒萬五千減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賜諸侯王已下

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巳葬霸陵

公非劉氏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服

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按翟

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以身備漢相不敢踰

國家之制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既葬之日皆

大繆也攷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

耳

致堂胡氏曰文帝減節喪紀負萬世譏責以小仁害大仁固

有罪矣然遺詔所諭者謂吏民耳太子嗣君豈吏民歟而景

帝

帝

帝

帝

文獻卷一百廿一
帝冒用此文乃自短三年之制是不為君父服斬衰自景帝始也且天子之所以不遂服三年者何謂哉謂妨政事耶謂費財用耶謂防攝政之人耶謂妨政事孰先於國家之大憂也謂費財用即不得不可以為悅財用固所以行禮也謂防攝政之人則自堯舜至周末未聞有攝政之人而奪喪君之國者至於為臣民嫁娶祠祀之故則用輕費重尤為不儉揆之以理稽之以事無一而可不法堯舜三代乃安然以刻薄之景帝為師而無所戒懼特謂位尊勢隆得以自便是不知理義之為大也寥寥千載惟晉武欲行古制而危於裴社之邪說獨魏孝文天性仁厚斷以不疑雖不盡合禮文而哀戚之情溢於杖經讀其史者猶惻然感動想見其為人可謂夷狄之有君不知諸夏之亡也豈不惜哉

按後之儒者皆以為短喪自孝文遺詔始以為深譏然馬攷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蓋時君未有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之而夫子答以古禮皆然蓋亦嘆今人之不能行也滕文公問喪禮於孟子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魯最為秉禮之國夫子稱其一變可以至道而尚不能行此則他國可知漢初禮文大率皆承秦舊秦無禮義者也其喪禮固無可攷然杜預言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歛畢便葬葬畢則紅禫

之文以是觀之則孝文之意大槩欲革秦之苛法耳蓋古
人所謂方喪三年所謂為天王斬衰者亦以資於事父以
事君其義當然然檀弓言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
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又言君之喪諸達官之
長杖則亦未嘗不因其官之崇卑情之淺深而有所隆殺
秦務欲尊君卑臣而驅之以一切之酷法意其所以令其
臣民者哭臨之期衰麻之制必有刻急而不近人情者是
以帝矯其散釋其重服而為大功小功織釋其久臨而為
三十六日詔語忠厚嗷惻與異時振貸勸課等詔皆仁人
之言豈可訾也帝之詔固不為嗣君而設而景帝之短喪
亦初不緣遺詔也何也蓋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
而葬雖通喪必以三年然亦以葬後為即吉之漸宋桓公

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于葵立故書曰宋子貶之也晉悼

公卒既葬未終喪而平公會諸侯于溴梁則書以晉侯矣

晉獻公卒奚齊未葬而遇殺則稱君之子卓既葬而遇殺

則稱君明未葬則不可明其為君也自春秋以來諸侯多

不能守五月之制蓋欲急於從吉也滕文公五月君薨未

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能五月未葬之前守諒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無也至秦始皇以七月

崩于沙丘九月葬漢高祖崩九月二十二日而葬葬之一日

而惠帝即位文帝崩凡七日而葬葬之三日而景帝即位

蓋葬期愈促矣必葬而即位者可知其以吉禮即位也必

促葬期者可知其決不能諒陰三年也景帝之所尊者惠

帝之法惠帝之所尊者春秋以來至亡秦之法耳豈孝文

遺詔為之乎劉公非言翟方進後母死葬後三十六日起

視事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以為明證然詳孝文之詔既不為嗣君而設亦未嘗以所謂三十六日者為臣下居私喪之限制也俗吏薄孝敬而恥榮祿是以並緣此詔之語遂立短喪之法以便其私至方進之時遂指為漢家之法耳

平帝元始五年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有司議曰禮臣不殤君皇帝年十有四歲宜以禮歛加元服奏可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

東漢志皇帝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適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群祀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殿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等衣白縗不冠閉城門

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啓手足

色膏如禮皇后皇太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燕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綿緹縵金縷玉押如故事

女執事黃綿緹縵金縷玉押如故事漢舊儀曰帝崩各以珠縷以

冰如禮周禮凌人天子殺供夷漿冰鄭玄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

石諸侯王應劭曰九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

文畫日月為龜龍虎連璧偃月牙擗梓官如故事大斂于兩楹之

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陞左
 右廂中黃門持兵陞殿上夜漏群臣入畫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
 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
 在後西面北上治禮云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
 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群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
 鴻臚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皇
 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群
 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
 哭踊如禮周禮 珪璋璜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
 曰珪外有捷璽也謂珪璋璧琮琥璜皆為開渠為眉象
 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鄭玄曰以斂尸者以大斂焉加之也
 渠眉玉飾之溝象也以組穿繫六玉溝象之中以斂尸珪在左璋
 在首琮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監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 東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
 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柱 太常上太牢奠太官食監中黃門尚

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願命太
 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
 群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大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
 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以
 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群臣群臣皆伏稱萬歲或大
 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能屯衛兵群臣百官罷入成喪服
 如禮兵官戎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 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
 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
 會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文帝遺詔先葬二日皆旦晡臨既葬釋服無
 禁嫁娶祠祀文帝遺詔喪事服臨者皆無寢踐徒洗也 佐史以下布衣冠
 憤經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文帝遺詔 武吏布憤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
 給六丈布置以葬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應如日

也祥大祥以紅為領鐵禪也九二十六日而釋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可

大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謚事于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

光武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宮前殿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移從省約文帝葬皆以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刺史

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說文曰郵境上行書舍也光武崩趙熹為大尉受遺詔典喪禮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

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上同席熹乃正色扶下諸王以明尊卑顯宗崩熹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修奉

顯宗永平十八年八月壬子帝崩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

冲帝崩太后以楊徐盜賊強盛恐驚擾至亂欲須所徵諸侯王到乃發喪李固對曰帝雖年幼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

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亡國近北鄉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蔽遂有孫

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太忌不可之甚也太后從之趙典為厨亭侯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獨慨然解印

綬符策赴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

魏武王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七自制送終衣服內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曰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

銅鐵之物一不得送遺命百官當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

文帝黃初三年作終制見山帝崩國內服三日

明帝時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大行尚書孫毓奏武

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侍中蘇林議皇后皆有謚未

行以為古禮無稱大行之文按漢天子稱行在所言不孝居山崩曰

大行者不返之稱也未葬未有謚不言大行則嫌與嗣天子同號

至於后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未

葬宜直稱皇后詔曰稱大行所以別存亡之號故事亦然今當如

稱議稱大行

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除之然猶素

冠蔬食哀毀如居喪者秋八月帝將謁崇陽陵群臣奏言秋暑未

平恐帝悲感摧傷帝曰朕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耳又詔曰漢文

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議以縗

經從行群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既除而復服義無

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詔曰惠情不能跋及耳衣

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遂止中軍將軍楊祐謂傅玄曰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

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

已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祐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

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

臣也乃止戊辰群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

首經之禮以為沈痛况當食稻衣錦乎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

解也朕本諸生家傳禮求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

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司馬公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

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
後世帝王不能篤於衰戚之情而群臣諂諛莫肯釐正至於
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傳之徒因
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秦始皇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練帳葶素牀
以布巾裹輦輶音輶輦版輦細犢車皆施縑裹詔不聽但令以布衣
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不改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
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內外官寮皆就朝
脯臨位御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
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念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
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滂陰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
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交須聽斷以熙廣績昔周康王始登翌室

猶戴冕臨朝降于漢魏既葬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
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詔曰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
已便除所以不堪也當叙吾哀懷言用斷絕柰何柰何有司又固
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
草土率當以吉物奪之乃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
文皆不同耳何為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群臣又固請帝流涕
久之乃許然猶素冠蔬食以終三年如文帝之喪

十年武元楊皇后崩既葬帝及群臣除喪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
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蓮議以為今制所
依蓋漢帝權制興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然終服
有詔更詳議尚書杜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
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

為天子脩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古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為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群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君篤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經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於是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周杜預證據所依預云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其唯有三喪也非謂君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何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

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寧啻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謂下推將恐百世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是欽舒從之遂命預造議奏曰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君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今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為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章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

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歛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特預脩陵廟故歛葬得在浹衣之內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為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畿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遵諒闇之禮慎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絕於^魏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已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正尊萬機之政至大群臣之衆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群臣莫敢除故原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原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臣子等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唯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君疑於丞伸厭^{一葉}降欲以職事斷則父在為母基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為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况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為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去唯衰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即實近言亦有不安全皇太子至孝蒸蒸發於自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仿徨寢殿若不變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為求福官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

昔翟方進自以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况於皇太子臣等以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

晉尚書問今大行崩含章殿安梓宮宜在何殿博士下推揚雍議曰臣子尊其君父必居之以正所以盡孝敬之心今太極殿古之路寢梓宮宜在太極殿依周人殯于西階既殯之後別奠下室之饌朝夕轉易諸所應設祭朔望牲用宜所施行按禮具各推雍議按禮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太牢喪禮下室之饌如他日宜隨御膳朝夕所常用也朔望則奠用太牢備物又問按景帝故事施倚廬於九龍殿上東廂今御倚廬為當在太極殿下諸王廬復應何所權琳議按尚書顧命成王崩康王居于翼室先儒云翼室於路寢今宜於太極殿上諸王宜各於其所居為廬朝夕則就位哭臨

成帝成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朝一入而已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承恭社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替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固非漢魏之典也

咸康中恭皇后山陵司徒西曹屬王濛議立奔赴之制曰三代垂文觀時損益今服教之地遠於古之九服若守七月之斷遠近一槩者懼非通制請王畿以外南極五嶺非守見職周年不至者宜勤註黃紙有爵士者削降求嘉中江統議不奔山陵但三年不叙於義為輕今更立如牒若方伯授用雖未有王命猶不與傳散同今見在官即吉之後去職不及凶事無所貶責萬里外以再周為限自此以內明依前牒雖在父母喪其責不異黃門郎徐衆等駁

濛云若如濛議見在官者已拘於制度不得奔赴至於既去雖不
及哀臣子之情何得不暫致身哉臣謂喪紀雖過去職者故宜還
赴詔可濛又申述前議曰喪紀有數吉凶有斷豈可當於縞素既
終而制無限之責哉若除喪使奔當以何服素服叙哀則在廷已
言陵無哭禮若玄冠致敬宜曰朝謁非奔喪之謂若服外更立限
斷則不知所准若不計遠近同服內則立制漫而無斷詔又付尚
書左丞王彪之議云昔太寧之難奔赴無過三年之限恭皇后不
宜踰先制禮為君之母妻居處飲食衍爾君已除喪而後聞喪不
稅而責其奔此臣所疑也且宜一依濛所上詔曰今輕此制於名
教為不盡矣今直以議者既眾不必改先制宜依濛所上施行八
年成帝崩尚書啟融上言司徒西曹屬王濛以周年為限不及者
除名付之鄉論臣以為夫名教興於義厚忠孝發於自然不嚴而
著不肅而成者也舊禮國有大諱外任不得離部冗散之人發哀
公慙初無課限有不奔之制按永平初先帝稱宣帝遺詔乃不得
令子弟詣陵唯蕩陰奔赴多不逮及始為其制以篤一時顧觀人
情未有肅媿徒與簡默正足以彰至道之不弘表臣子之不義宜
遵前代聞凶行喪三日而已詔曰孝慈起於自然忠厚發於天成
若道不喪豈有今弊弊至醜薄反之何期况以今日之弊而欲廢
準式於頽俗求自仁於吾朝其於理化也無乃迂乎融曰重啓依
王濛所上為條制康帝建元初融又議定不應奔赴山陵據周魯
有喪而魯人不弔孔子所答曾子當謂國內卿大夫耳非如今日
見在方外者也尚書僕射顧和議按禮記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引
及塗聞君薨如之何穀梁傳曰周人魯人各有喪周人弔魯人不
弔周人雖有喪遣可也魯人當親行事故不弔也

哀帝章皇大死薨帝欲服重江彪啓先王制禮應在
期彫又啓厭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總麻三月

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魯襄二
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
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吳商之言以閏月祥謝安王邵鄭襲殷
康表宏殷茂車胤劉道劉軌意皆同道曰過七月而未及八月豈
可謂之踰暮必所不了則當從其重者宏曰假值閏十二月而不
取者此則歲未終固不可得矣漢書以閏為後九月明其同體也
襲曰中宗肅祖皆以閏月朔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用
閏之後月今閏附七月取之何疑亦合遠日申情之言又閏是後
七而非八也豈踰月之嫌乎尚書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譙王
恬右丞戴謚等議異彪之曰吳商中才小官非名賢碩儒公輔重

臣為特所準則者又取閏無證據直擊遠日之義越祥忌限外取
不合卜遠之理又丞相桓公嘗論云禮二十五月大祥何緣越暮
取閏乃二十六月乎於是啓曰或以閏附七月宜用閏月餘者或
以閏名雖附七月而實以三旬別為一月故應以七月除者臣等
與中軍將軍冲參詳一代大禮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
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陽秋之義閏在年內則略而下數明
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以越暮忌之重禮制祥除必正暮月故也
已酉晦帝除縞即吉

徐廣論曰凡辨義詳禮無顯據明文可以折中則禮疑從重
喪易寧戚順情通物固有成言矣彪之不能徵援正義有以
相屈供以名位格人君子虛受心無適莫豈其然哉執政從
之過矣

武帝以來國有大喪輒發樂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發樂穆帝永和為中原山陵未修復頻年元會發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又發樂孝武太元六年為皇后王氏喪亦發樂孝武崩太傅錄尚書事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期為斷

孝武寧康中宗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為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為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父之義曾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東穆哀皇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發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是帝制其服

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何澄王雅車胤孔安國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政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是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有官亦一是詔可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為夫人置家今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卑者為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既喪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宋武帝永初九年黃門侍郎王准之議鄭玄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云得禮按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鄭義宜使朝野一體詔可永初三年

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

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溫持節監喪神武門設凶門拍壘至西上閣皇太子於東宮崇正殿及永福省並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於西解設廬太子心喪三年心喪有禫無禫禮無成文化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其間服以綬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日祥禫變除禮畢餘情一周不應復有再禫宜下以為永制詔可

後魏自道武以來及諸帝悉依漢魏之制既葬公除

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太皇太后馮氏殂帝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僇仆群下惶灼莫知所言且聖人之禮毀不

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為之一進粥於是諸主公等皆詣闕上表請時定北域及依漢魏故事并太皇太后終制既葬公除詔曰自遭禍罰恍惚如昨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冬十月王公復上表固請詔曰山陵可依典冊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帝欲親至陵所戊辰詔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甲戌帝謁陵王公固請公除詔曰此當別叙在心已卯又謁陵奠衣帝出至思賢門右與群臣相慰勞太尉不等進言曰臣等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有大諱之日唯侍送梓宮者凶服左右皆盡從吉四祖二宗因而不改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書夜不釋經帶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少抑至慕之情奉行先朝舊典帝曰哀毀

常事豈足關言朝夕食粥粗可支任諸公何足憂佈祖宗情專武略未脩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度習古道論時此事又與先世不同朕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閻等公可聽之帝因謂明根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而漸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下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義不洽故身襲衮冕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失深可痛恨高閻曰杜預（晉）之預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為（漢文）之制闢與古今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懷懼干請帝曰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發絕政事故也群公所請其志亦然朕今仰

奉冊令俯順群心不敢闕默不言以荒廢政唯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誠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如杜預之論於孺慕之君諒闡之主蓋亦誣矣秘書丞李彪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願陛下遵金冊遺令割哀從議帝曰朕所以眷戀衰經不從所議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嗤嫌而已哉今奉終儉素一已遵仰遺冊但痛慕之心事繫於予度聖靈不奪至願耳高閻曰陛下既不除服於上臣等獨除服於下則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為疑帝曰朕今逼於遺冊唯望至暮雖不盡禮蘊結差申群臣各以親疎貴賤遠近為除服之差度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群臣又言春秋丞嘗事難發闕帝曰自先朝以來怕有司行事朕賴蒙慈訓常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想

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乖冥旨群臣又言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也帝曰既葬即吉蓋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曰簡略喪禮遺亡仁孝哉平日之時公卿每稱當今四海晏安禮樂日新可以參羨唐虞比盛夏商及至今日即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李彪曰今雖治化清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漢北有不臣之虜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帝曰魯公帶經從戎晉侯墨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况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夜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古人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外擇游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壅事五帝魏冢故事尤詳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襪惡於此具行吉禮自始皇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况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慟群官亦哭而辭出

致堂胡氏曰孝文慕古力行尤著於喪禮其始終情文亦粲

然可觀矣自漢以來未之有也後世孺慕之君可不景仰而

先王是憲乎方孝文之欲三年也在廷之臣無一人能將順

其美者莫不沮遏帝心所陳每下若非孝文至情先定幾何

不為邪說所惑耶禮曰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

起齊衰之喪蓋對而不言也若夫八事之權非經禮也今考

文百官備矣百物具矣是宜三日而粥三月而沐期二月而

練冠三年而祥使禮廢而復起如古之禹宗焉而群臣扭於

漢制雜以國俗使其君不得自由其初守禮違衆欲行通喪甚力其終也不能三年於是期而祥改月而禫是用古者父在為母之服不中節矣無乃不得其本遂殺其末耶夫禮惟其當而已施之當則如被袞冕而執鎮圭施之不當是衣狐白裘而坐諸草莽也豈不惜哉

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于武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等奏迎太子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明陽殿哭踊久之欲待明乃行即位之禮太尉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光等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于忠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數聲止光奉冊進璽授太子跪受服皇帝袞冕之服御太極殿前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群臣立於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

按先儒言古者天子崩太子即位其別有四始死則正嗣

子之位顧命所謂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殯則正繼體之位顧命所謂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踰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所書公即位是也三年王踐阼之位舜格于文祖及伊尹以冕服奉太甲歸于亳是也漢以來遵短喪之制廢諒闇之說以日易月則踰年三年即位之禮不復聞大槩於衰經之中行嗣服之吉禮矣然漢高祖以四月甲辰崩五月丙寅葬其日惠帝即位則在崩後二十三日文帝以六月己亥乙巳葬景帝以丁未即位則在崩後七日葬後三日蓋西都之主皆預為陵寢故升殿之後不復循古者七月之制蓋有自崩至葬不及旬日者是以嗣君即位多在既葬之後至東漢則葬期漸遲於是始制令以大行柩前即位而歷代遵之蓋猶在既殯之後也

今魏宣武方崩而太子不俟明即位母乃太促乎且當時
魏傳世既久時屬承平有何急迫之虞而於親肉未寒之
時不待且而襲其位乎孝文賢主力追古道以行親喪肅
宗幼冲輔臣無識不能導之以率乃祖攸行而有此過舉
魏德告終有由矣

後周武帝母叱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供一溢米群臣表請累
旬乃止及葬帝祖跣之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
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禮率遵前典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
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田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致堂胡氏曰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
魏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
為裴卞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

高祖衰麻苦塊卒三年之制最為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
服之內不及群臣非所以教天下等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
喪頻出遊幸無門廷之寇興師伐鄰此皆禮所不得為者由
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使高祖至心如魏
晉二君而講禮如孝文之詳訓臣下以方喪三年不出遊幸
不動兵革以終禮制雖三代何以加諸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二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王禮考

國恤

唐元陵遺制其喪儀及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以金銀綵飾天下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等並不須赴哀祀祭之禮亦從節儉其天下人吏勅到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娶祠祀酒肉其宮殿中者當朝夕各十五舉音皇帝三日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釋服

元陵儀註詔聞宗子在外州府合赴京師不所司奏曰案禮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廢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不忘親之人也又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

竭矣又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據此則宗子五等以上不限遠近盡同赴山陵

(唐)禮樂志(周)禮五禮二曰凶禮(唐)初徙其次第五而李義府許敬宗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遂去其國卹一篇由是天子凶禮闕焉至國有大故則皆臨時采綴比附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故後世無攷焉至開元制禮惟著天子賑恤水旱遣使問疾弔死舉哀除服臨喪冊贈之類若五服與諸臣之喪葬衰麻哭泣則頗詳焉

(唐)志所言如此柳子厚作裴壇崇豐二陵集禮後序其說亦然且謂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于豐陵宗德宗葬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杜黃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壇以太常丞隴西

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亦上因山之制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物以受方國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苞并總統十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剪裁而悉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判定及奏復于上辨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然則李義府許敬宗所削開元禮所闕者殫之書悉有之矣今攷王溥作(唐)會要宋祁修(唐)書志於國卹略無所紀載豈未見裴書耶或壇之書至王宋二公之時亦不復存耶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七月正簡皇太后遺令曰皇帝以萬機至重

八表所尊勿衣麤縷勿居諒闇三年之制以日易月過三日便親朝政皇后諸妃及諸王公主並制齊縷本服以日易月十三日除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在朝文武百官內諸司使及諸道節度觀察防禦使刺史監軍及前資官并寮佐官吏士庶僧道百姓並准本朝故事降服施行勿使過制皇帝釋服不御八音勿發群祀勿斷屠宰勿禁宴遊園陵喪制皆從簡省故中遺令奉而行之

其月太常禮院奏案故事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在朝文武官內諸司使供奉官以下從成服三日每日赴長壽宮朝臨自後不臨其服以日易月十三日除至小祥日合釋服每至月朔月望小祥大祥釋服日未除服者縷服臨已除服者則素服不臨並赴長壽宮先拜靈訖移班近東進名奉慰又奏准故事文武前資官及六品以下未升朝官并士庶等各於本家素服一臨禁衛諸軍使已下

各於本軍廳事素服一臨僧尼道士各於本寺觀一臨外命婦各於本家素服朝臨三日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及寮佐等聞哀後當日成服三日改慘十三日除從之

宋開寶九年十月太祖崩遺詔喪制以日易月皇帝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等不得輒離任赴闕諸道府臨三日釋服太宗**奉遺詔即位就殿之東楹號泣以見群臣服布四脚直領布欄腰經命婦布帕頭裙帔皇弟子文武二品以上加布冠斜巾帽首經大袖裙袴竹杖士民縞素婦人縵諸軍就屯營三日哭群臣素服請聽政不許宰相懇請始御長春殿群臣喪服就列上去杖經服斜巾垂帽卷簾視事小祥上改布服四脚直領布欄腰經布袴二品以上官亦如之大祥止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黃衫緝皮黑銀帶群臣及軍**

校以上皆本色慘服鍔帶鞞笏諸王入內服縗衣出則服慘
至道三年七月太宗崩皇太子散髮號擗奉遺詔即皇帝位于萬
歲殿之東楹群臣稱賀上慟哭四月群臣三表請聽政戊戌御崇
政殿之西序又三表始御正殿有司言山陵前朔望不視事群臣
詣閣奉慰詔群臣朔望並詣萬歲殿哭奠退詣內東門奉慰
乾興元年二月真宗崩有司言今月二十三日成服至二十五日
群臣朝夕臨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朝臨自後每大小祥逐七禫
除朔望並入臨奉慰至山陵從之又令逐七於觀音啓聖院開寶
寺塔院設大會齋令中書樞密院分往行香時上雖用以日易月
之制改服臨朝宮中實行三年之喪

嘉祐八年三月仁宗崩英宗即位于東階是日小歛命衛士坐甲
東門三日命武臣十六人各將甲士二百巡檢皇城新舊城輔臣

宿資善堂宗室宿崇政門外至成服止遣使齋詔告哀契丹夏國
及賜遺留物上欲命韓琦攝冢宰行亮陰三年禮執政以為不可
三表乃聽政有司奏故事皇帝群臣釋慘常服宗室出則常服居
則衰麻終喪軍民至禫除朝臣祔廟許嫁娶三京諸路至卒哭東
京至祔廟百官三年毋聽樂每七日群臣朝臨四十九日止

治平元年三月丁酉朔以小祥禁京師樂至四月十五日庚申不
視事至四月四日禁屠十日二年詔京師自二月一日開封諸縣
自三月一日禁樂自至四月十五日諸路禁前後各七日沿邊州
軍勿禁三月朔望不御前後殿禮院奏近依國朝故事詳定大祥
變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大祥至五月二十九日禫六月二十
九日禫除至七月一日從吉已蒙降勅謹案禮學王肅以二十五
日為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其說又加至二十七月

終則是二十八日畢喪而二十九日始吉蓋失之也祖宗時據通典為正而未經講求故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勅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不宜有異請以三月二十九日為大祥五月擇日而為禫六月一日而從吉於是大祥不御前後殿開封府停決大辟禁屠至四月五日待制觀察使以上及宗室管軍官日一奠二十八日而群臣皆入奠

按自仁宗以來視朝則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喪故於小祥大祥禫除之時旋行禁音樂及奠祭之禮蓋

亦適禮之變云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喪禮如舊制

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崩哲宗即位凡凶禮並如治平故事

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言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

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唯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亦不為三年之喪唯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喪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為之制禮也今群臣易月人主實行三年之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大祥再朞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黻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言纔八月矣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

之制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為宜令群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暮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暮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為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三年之制略如今矣詔禮官詳議以聞其後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朝廷典禮時異異宜不必循古若先王之制不可盡用則當以祖宗故事為法今言者欲令群臣服喪三年民間禁樂如之雖過山陵不去纓服庶協古之制緣先王恤典節文甚多必欲循古則又非特如臣僚所言故事而已今既不能盡用則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從之

元符二年正月哲宗崩徽宗即位九凶禮並如治平熙寧故事

先是詔三省樞密院集侍從官議太平興國二年所用服紀九月太常寺言太宗皇帝上繼太祖兄弟相及雖行易月之制實

服斬衰三年以重君臣之義公除已後廢事相稱具載國史今皇帝嗣位哲宗實承神考之世已用開寶故事為哲宗服衰重今神主陞祔已畢百官之服並用純吉皇帝服御未經討論宜如太平興國二年故事禮部言太平興國中宰臣薛居正表稱公除以來廢事相稱獨茲徹樂誠未得宜即是公除以後除不舉樂外釋衰從吉事理甚明今皇帝當釋黻御常服素紗展脚幘頭淡黃衫黑犀帶請下有司裁制宰臣韓忠彥等請從禮官議改吉服三上表乃詔候用期服吉時詔不由門下徑付有司給事中龔原言喪制乃朝廷大事令行不由門下是廢法也臣為君服斬衰三年古未嘗改且陛下前此議服禮官持兩可之論陛下既察見其姦其服遂正今乃不得已而從之臣竊為陛下借開寶時弁汾未下兵革未弭祖宗櫛風沐雨之不暇其服

制權宜一時也非故事也原坐降兩官黜知南康軍

紹興元年隆祐皇太后孟氏崩詔以繼體之重當承重服

徽宗以紹興五年四月崩于五國城七年正月問安使何蘄等還始知凶問宰執入見上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宰臣張浚等力請方進少弼上成服于几筵殿文武百僚朝晡臨於行宮自聞喪至小祥百官朝晡臨自小祥至禫祭朝一臨太常等言舊制沿邊州軍不許舉哀緣諸大帥皆國家腹心爪牙之臣休戚一體至於將佐皆懷忠憤宜就所屯自副將而上成服日朝晡臨故校哭於本營命徽猷閣待制王倫等為奉迎梓宮使

知邵州胡寅上疏略曰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及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自常禮言之由且不可況變故

特異如今日者又當如何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犯胡塵求訣不復實由粘罕是有不共戴天之讎考之於禮讎不復則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加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也伏觀某月某日聖旨緣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切以為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旨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斂藏豈得周備正棺卜此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為誰伏惟陛下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倍難堪忍縱未能遵春秋復讎之義俟讎殄而後除服猶當革漢景之薄衰紀以三年為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人之所安也又曰雖宅憂

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舉蓋非
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
夷並興東郊不開則是墨衰即戎孔子取其誓命今六師戒嚴
誓將北討萬機之衆孰非軍務陛下聽斷平夫得禮之變卒哭
之後以墨衰臨朝合於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又曰如合聖
意便乞直降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誕育眇躬大恩
難報欲酬罔極百未一伸鑿與遠征遂至大故計音所至痛貫
五情想慕慈顏杳不復見怨讎有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
以諒闇然衰麻枕戈非異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與自朕躬
致喪三年即戎衣墨况有權制布告中外昭示至懷其合行典
禮令有司集議來上如敢沮格是使朕為人子而忘孝之道當
以大不恭論其罪陛下親御翰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

化天下天地神明亦必以佑助臣不勝大願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金國人使報孝慈淵聖皇帝升遐詔朕當持
斬衰三年之服以申哀慕是日文武百僚並常服黑帶去魚請天
章閣南空地立班聽詔旨舉哭畢次赴後殿門外進名奉慰次赴
几筵殿焚香舉哭六月權禮部侍郎金安節等言孝慈淵聖皇帝
升遐照國朝典故以日易月自五月二十二日立重安奉几筵至
六月十七日大祥後所有衰服請權留以待梓宮之還從之
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月乙亥光堯太上皇帝崩上號慟擗踊二日
不進膳尋諭宰執王淮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魏孝文實行三
年喪自不妨聽政淮等奏通鑑載晉武帝雖有此意後來只是宮
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其美司馬光所以譏之後
來武帝竟欲行淮曰記得亦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

文獻卷一百二十二 三禮考
數之時人主衰經群臣吉服可乎上曰自有等降乃中批朕當衰
經三年群臣自行易月之令其合行儀制今有司討論詔百官於
以日易月之內衰服治事二十日丁亥小祥上未改服王淮等乞
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忍二十一日車駕還內上
衰經御輦設素仗軍民見者往往感泣詔今自五日一詣梓宮前
焚香上欲衰服素幄引輔臣及班次而禮官奏謂直麻三年難行
於外庭奏入不出十一月戊戌朔禮官顏師魯尤衰等奏乞大祥
禮畢改服小祥之服去杖經禫祭禮畢改服素紗軟脚折上中
黃袍黑銀帶神主祔廟畢改服僕頭黑鞋犀帶遇過宮燒香則於
宮中衰經行禮二十五日而除上批淡黃袍改服白袍二日巳亥
大祥四日辛丑禫祭禮畢五日壬寅百官請聽政不允八日百官
三上表引康誥袞冕服出應門等語為證九日詔可十五年正月

十八日甲寅百日上過宮行焚香禮二十一日丁巳上諭輔臣昨
內引洪邁見朕已過百日猶服衰羸因奏事應以漸今宜服如古
人黑衰之義而巾則用緇或羅朕以羅綸非是若用細布則可王
淮等言尋常士大夫丁憂過百日巾衫皆用細布出而見客則以
黻布今陛下舉千古不能行之禮足為萬世法上又曰晚間引宿
直官之類如何淮曰布巾布背子便是常服上不為然自是每御
延和殿止服白布折上巾布衫過宮則衰經而杖三月壬子啓攢
上服初喪之服甲寅發引丙寅掩殯甲戌上親行第七虞祭大臣
言虞祭乃吉禮合用靴袍上曰只用布折上巾黑帶布袍可也二
十日丙戌神主祔廟是日詔曰朕昨降旨揮欲衰經三年緣群臣
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
詔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於是大臣乃不敢言蓋三年之制斷自上心執政近臣皆主易月之說諫官謝鏗禮官尤袤心知其不可而不敢盡言惟勅令所冊定官沈清臣再上書願堅主聽大事於內殿之旨將來祔廟畢日預降御筆截然示以終喪之志杜絕輔臣方來之章勿令再有奉請力全聖孝以示百官以刑四海上納用焉

宋熹君臣服議曰淳熙丁未十月八日太上皇帝上僊遺詔至州縣有司莫識衣冠制度大率盡用令式斬衰之服哀臨既畢及被禮部所下符則止當用布四脚直領布襪衫麻經而已此符當與遺詔同日俱下乃遲數日有司不度惑誤四方已如此而於布四脚之下註云係僕頭於直領布襪下註云上領不盤則雖間有舉哀稍緩之處官吏傳觀亦多不曉四脚僕頭之說予記溫公誓儀及後山談叢所記頗詳乃閱周武帝所製之常

冠及布一方幅前兩角綴兩大帶後兩角綴兩小帶覆領四垂因以前邊抹額而繫大帶於腦後復收後角而繫小帶於髻前以代古冠亦名僕頭亦名折上巾其後乃以漆紗為之而專謂之僕頭其實本一物也今禮官以僕頭解四脚是矣而又不肯詳言其制則未知其若馬陳之所謂周武之所制者耶抑將以紙為胎使之剛強豈亦若今之漆紗所為者耶至於直領布襪衫上領不盤之說則衆尤莫曉蓋既曰直領則非上領既曰上領則不容不盤兩言之中自相抵牾至於如此雖予亦莫識其所以然也乃有強為之說者曰雖為上領而不懸綴斜帛湊成盤曲之勢以就正圓但以長布直縫使足以遮項而已予謂禮官之意或是如此亦不可知但求之於古既無所考則亦何敢信而從之耶疑此特生於古今之禮不同禮官不能分別去

取而欲依違其間是以生此回惑耳蓋直領者古禮也其制具於儀禮其像見於三禮圖上有衣而下有裳者是也上領有襴者今禮也今之公服上衣下襴相屬而弗殊者是也竊意國恤舊章之本又必有曰直領布衫者而又曰布襴者其服直領布衫則兼服布裙而加冠於首其服布襴衫則首加四脚而已蓋其初雖合古今之禮而猶各有所施則亦未為失也今既不察其異矣又但見公服之上領而有襴遂解直領為上領不盤而增襴字於衫字之上文若遷今以就古而不知其實之誤反至於廢古以循今也又前此州縣誤用之禮皆著管屨而符乃無文承用之者遂履屨以赴臨殊乖禮意獨無曰杖云者於禮為粗合而亦有所未盡蓋禮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所謂達官謂專達之官在今日則內之省曹寺監長官外之監司郡守凡一司之長若掌任侍從以上得專奏事者是也故今不杖之制施於僚佐以下則得之矣至使其長官下而同之而雖故相領飾若家居者無異文豈不薄哉又後數日乃得邸吏所報朝廷冠服制度則云皇帝初喪服白羅袍黑銀帶絲鞋白羅軟脚折上巾成服日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竹杖髻經首經直領大袖布襴衫白綾襯衫視事日夫杖首經小祥日改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衫腰經布袴大祥日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黃衫黑銀帶群臣之服分為三等上等布頭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襴衫裙袴首經腰經竹杖襯服中等布頭冠幘頭大袖襴衫袴腰經其下等則布幘頭襴衫腰經而已詳此帝服有冠有裙而衫曰直領則是古之喪服當自為一襲者又有四脚有襴衫則皆當世常服又當別為一襲者而今乃一之則果如予之所料矣然至

於小祥之服則衫直領而下不裙宰臣之服則下雖有裙而衫非直領此又不可曉者其餘亦多重復繆誤如斜巾四脚冠帽

乃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首四者皆首服獨冠於古制斜巾乃民間初喪未成服時所用既成服

則去之蓋古者免之遺制也今成服而與冠並用其失一也四脚之說已見於前蓋宇文氏發古冠而為之君兼存而互用猶

不相妨今同時並加其失二也帽古今皆為燕服與正服之用亦各有所施今與古冠四脚並用三失也今天子之冠四袞冕

通天僕頭帽子雖皆御服如直領上領古裙今襪亦四物不當

一時並加於身說已見前冠當服以終喪不當小祥而釋古禮小祥改服練冠

但以熟布為之其制不易也今小祥便只服布四脚僕頭折脚不服練冠非是其去巾帽亦不知有何據也

上巾三名一物不當錯出而異名說亦見前兼禮官亦云四脚僕頭則知二者非異物而

於朝臣之服上等曰四脚僕頭不知何謂其曰銀帶絲鞋白綾襯衫者則尤非

喪禮之所宜服亦不待辨而知其非矣大抵其失在於兼盡古今以為天子備物之孝而不知考其得失而去取之正天子議

禮制度考文之事也然此等條目之多欲一一而正之則有不

勝正者必循其本而有以大正焉則曰斬衰三年為父為君如

儀禮喪服之說而已其服則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衰辟領

負版拚袵布襯衫布裙麻腰經麻首經麻帶菅履竹杖自天子

至於庶人不以貴賤而有增損也但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今

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準之而去其半以為十二梁群臣則

如其本品進賢冠之數以為等大本既立然後益考禮經以修

殯葬饋奠之禮參度人情以為居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九諸

吉凶之禮有詭聖不經如上領胡服之類者一切革而去之則

亦庶乎一王之制而無紛紛之惑矣而前此議者猶或慮其說

之難行雖以元祐之盛時而不能行范祖禹之論蓋不知自漢

以來所以不能復行君父三年之喪者一則以人主自無孝愛

之誠心而不能力行以率於上二則慮夫臣民之衆冠婚祠享會聚之有期而不欲以是奪之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三年通喪實行於內則其所以立極導民者無所難矣獨所以下為臣民之慮者未有折衷是以依違於此而未敢輕議此亦慮之過矣夫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北方於父母之喪云尔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者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之哀如父母之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踈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者豈曰必使天下之人寢苫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年真若居父母之喪哉今臣民之服如前所陳則已有定說矣獨庶人軍吏之貧者則無責乎其全雖以白紙為冠而但去紅紫華盛之飾其亦可也至如

飲食起居之制則前所謂參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踈之等以為隆殺之節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拊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太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賤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或者又謂今之吉凶服上領之制相承已久而遽盡華之恐未為允此不然也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婦人之服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衣皆未嘗上領也今之上領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未流入中國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乃令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

綠三色為九品之別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當時朝祭之正服也今雜用之亦以其便於事而不能改耳曷若準朝服祭服之法參取唐公服之制以為便服而去之哉唐元公見通典開元禮序例下篇民私喪五服制度皆如此禮但以親疎分五等而衣服之制不殊温公書儀但斬衰齊衰用此制而大功以下從俗禮非是惟高氏送終禮其說甚詳當更討論訂正別為公私通行喪服制度頒行民間令其遵守庶幾先王之禮大小由之上下交修可以久而不廢且使大義素定於臣民之家免至臨事紛錯疑惑衆聽

紹熙五年六月九日孝宗崩太皇太后有旨皇帝以疾聽在內成服太皇太后代皇帝行禮慶元二年六月九日大祥八月十六日禫祭時寧宗執孝宗之喪欲大祥畢更服禫兩月曰但欲禮制全

盡不較此兩月於是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為祖服已過甚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自古孫為祖服何嘗有此禮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吏部尚書葉翥等言孝宗升遐之初太上聖體違豫就宮中行三年之喪皇帝受禫正宜倣古方喪之服以為服昨來有司失於討論今胡紘所奏引古據經別嫌明微委是允當欲從所請參以典故六月六日大祥禮畢皇帝及百姓並純吉服七月一日皇帝御正殿饗祖廟將來禫祭令禮官檢照累朝禮例施行四月庚戌詔群臣所議雖合禮經然於朕追慕之意有所未安早來奏知太皇太后面奉聖旨以太上皇帝雖未康愈宮中亦行三年之制宜從所議朕躬奉慈訓敢不遵依議狀可付外施行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高宗之喪孝宗為三年服及孝宗之喪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蓋循紹興以前之舊朱文公後入不以為然奏言今已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攢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豫行指定其官吏軍民方喪之服亦宜稍為之制勿使肆為華靡其後詔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此也方文公上議時門人有疑者文公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為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略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為祖謂承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專云父沒而為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為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

國政不任喪事之間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此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關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慶元三年憲聖太皇太后崩時太上皇承重寧宗降服齊衰暮

國恤喪禮

發哀

自聽遺詔始是日皇帝服白羅袍黑銀帶絲鞋白羅軟折上巾

后初喪皇帝服素紗軟幘頭白羅衫黑銀帶太皇太后太上皇后初喪日並同文武百僚並服常服黑帶

去金入詣殿下立班定禮直官引班首出班於班前南向立搢笏
聽宣遺誥讀遺次歸位並舉哭一十音再拜移班稍南立班首稍前
躬身奉慰九奉慰曰有皇太后並
先慰皇太后後做此

舉臨

故事未成服以前行在文武百僚諸司長吏以上及近臣列校每
日朝哺臨於宮庭其餘職事官品於宮門外詣殿下立班再拜訖
禮直官引班首詣香案前搢笏三上香出笏歸位舉哭一十五音
再拜訖班退自是朝哺臨小祥後朝一臨至外朝禫除止每七日
皆臨至四十九日止禫除後山陵前遇朔望日朝臨值雨或露濕
權免入臨行在諸軍統制統領就寨掛服免入臨其餘將副并部
隊將官隊使臣并散使臣陞朝官以上常服哭於本營三日而止
其常日朝殿祇應排立行門禁衛班直將校指揮御前忠佐俟百
官赴臨即哭於殿門外諸路監司州縣長吏以下自關報到日服
布幘頭直領襖衫上領下盤腰經以麻臨三日而除沿邊不用舉
哀皇太后崩朝哺臨至成服後三日止餘並皇后崩發哀次日入
臨成服後三日而止餘並

神帛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禮部侍郎金安節等言檢會典故
切詳神帛之制雖不經見然考之於古蓋復之遺意也禮運曰及
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註云招然古之復者以衣今用神
帛招魂其意蓋本於此今來孝慈淵聖皇帝神帛欲乞下太史局
日下依上件典故施行詔恭依

大殮成服

成服擇日或與大殮同日其日儀鸞司先設素幄於几筵之側稍

前時至分引行事陪位官易服就位立班定皇帝服素服詣几筵
側素幄即座太史奏時及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常幄前俛
伏跪奏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為大行皇帝升遐成服奏訖俛伏
興內侍官為皇帝釋素服易衰服禮直官引讀祝文官詣香案西
面東立簾捲太常卿導皇帝出幄詣几筵側西向褥位立奏請再
拜哭在位官皆再拜哭太常少卿導皇帝詣香案前三上香跪內
侍進茶酒酌茶三奠酒俛伏興奏少立俟讀祝文訖請皇帝哭盡
哀在位官皆哭盡哀請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太常卿導皇帝
還褥位再拜太常卿導皇帝還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退百官移
班進各班首出班致詞復位再拜奉慰累朝成服典故並同
九成服日皇帝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絲杖皇太后喪腰經首
用桐木杖經直領大袖布欄衫白綃襯衫皇太后服用
白綾襯衫小祥日改用布四脚

直領布欄衫腰布袴

比上舊制並同

太宗之喪太常禮院上言皇帝服布

斜巾四脚大袖裙袴帽竹杖腰經首經直領布欄衫白綾襯服諸

王皇親以下亦如之加布頭冠襯服用綃皇太后皇后內外命婦

布裙衫帔帕頭首經綃襯服六宮內人無帔皇帝皇后諸王公主

諸縣主諸王夫人六宮內人並左被髮皇太后全被髮

初有司定散髮之禮

言皇帝當聽政更不散髮帝曰豈有居父之喪不盡禮乎朕已散髮矣

中書門下樞密使副使宣徽

三司使翰林學士節度使金吾上將軍文武二品已上布斜巾四

脚頭冠大袖欄衫裙袴腰經竹杖綃襯服自餘百官並布幘頭欄

衫腰經兩省五品御史臺尚書省四品諸司三品以上見任前任

防禦團練使刺史內客省宣政昭宣閣門使前殿及入內都知押

班服布頭冠幘頭大袖欄衫裙袴腰經詔都知同少府監依所定

修製又諸軍人百姓白衫紙帽子婦人素慢不花釵三日哭而止

京城內外禁止音樂自四月三日成服後至五日群臣朝晡臨六日至八日朝臨自後每遇大小祥朔望日入臨殿庭後班近東進各率慰從之

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太常寺檢會故事言大祥日服素紗軟脚幘頭白羅黑銀帶紹興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徽宗大祥高宗服白羅袍至禫祭釋祥服日服素紗軟脚幘頭淺色黃羅袍黑銀帶及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太常寺檢照大祥日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淡黃袍黑銀帶上披淡黃袍改服白袍自後每御延和殿並服大祥之服又不用皂幘頭其折上及白袍並以布為之宮中則布巾布衫過宮則衰經而杖慶元三年憲聖太皇太后崩太上皇帝承重皇帝降服齊衰布頭冠幘頭大袖襪衫裙袴腰經白綾襯衫皇太后服太上皇帝喪成服麤布蓋頭衫幘首經綃襯服為皇太后喪服同

每奠祭日俟皇帝權歸御幄次行燒香禮

慶元六年慈懿太上皇后崩成肅太皇太后服碧羅帕頭幘白羅寬袖衫淡黃縠子裙禮例成服時於壽慈宮設幄舉哭行成服之禮皇后以下行禮大行皇帝喪成服日及貴妃內外命婦麤布蓋頭衫幘首經綃襯服六宮內無幘人布蓋頭長衫裙首經綃襯服內外命婦合入臨人仍加冠大行皇太后喪成服日服齊衰布蓋頭餘並同內外命婦只帕頭不用蓋頭餘並同皇太子服太上皇帝喪成服日服布頭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襪衫裙袴首經綃襯服皇孫服太上皇帝喪成服日服布頭冠幘頭大袖襪衫裙袴腰經未冠者依皇孫服制除去冠兼未赴朝謁所有朝晡臨亦不赴赴公主服成服日布帔頭幘裙衫首經綃襯服親王服

慶元三年太皇太后崩慶元六年太上皇后崩吳興郡王並服布

頭冠斜布四脚大袖襴衫袴腰經桐木杖綃襯服皇太后兄弟服
例禮例衰服三年若入皇城門權易墨衰由權開門出入又逐七
日百日在家設位行禮其掛服日於當日掛服自顯仁皇后上僊

韋誼等弟姪並解官持服後做此大行 皇后弟姪同

慶元六年恭淑皇后上僊太常寺言韓埃係皇后兄合服大功九

月煥之子照典故合解官持服三年從之群臣服大行皇帝崩成

服日並斬衰服謂不緝皇太后 崩服齊衰服中書門下省樞密使副尚書翰林

學士節度使金吾衛上將軍文武官二品以上布頭冠布斜巾四

脚大袖襴衫裙袴首經腰經竹杖綃襯衫皇太后崩服同但用桐

木杖不用首經文武五品以上并職事官監察御史以上內客省

宣政昭宣使知閣門事及入內都知押班布頭冠襴頭大袖襴衫

裙袴腰經自餘文武百官三省樞密院書令史以上及御史臺閣

門太常寺引班祗應人布襴衫腰經皇太后 喪並同小祥日文武百官並

改服布襴頭布襴衫腰經布袴大祥日並改服素衫軟脚襴頭黻

布公服白鞞錫帶改例襴頭令臨安府製造給散其黻布公服 錫帶令本府各支布一疋并自令包裹製造禪

服日皇帝釋黻常服文武百官如繫金玉帶佩魚者易以黑帶去

魚乘花繡鞞狨座者易以皂鞞去狨座宗室出則常服若則衰服

依服屬終喪係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太常寺檢照典禮故事

舊制禫服後群臣純吉服其後易以禫朝又易以小祥紹興七年

正月二十五日詔群臣候禫畢純吉服繼令候過小祥日取旨及

紹興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徽宗小祥二月二十三日百官純吉服

淳熙十四年高宗升遐典故詔依紹興七年施行乃聽群臣遵日

月之制及紹興甲寅從臣羅點等建議乞令群臣於易月之後未

釋衰服朝會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每遇七日及朔望時節朝臨奉

慰應之喪禮皆以衰服從事山陵之後暮與再暮則又服之至大祥而後除至於燕服亦當稍為之制去紅紫之飾此於臣子行之非有甚難可以略存三年之制當時臺諫集議以為點等所請雖未純如古亦略存遺意可以扶持衰薄補助名教詔從之

嘉泰元年八月八日光宗小祥禮部討論乃舍紹熙甲寅之制乞酌紹興已行之典及淳熙申命之文令百官過小祥純去服自九月一日始紹興元年四月十八日太常寺言章獻明肅皇后崩乙未百官聽遺詔喪紀以日易月在京百官十三日而除祖宗以來皇太后崩故事莫盛於章獻明肅皇太后當時遺詔十三日令在京百官除服今來大行隆祐皇太后崩遺詔亦以十三日而除服合至今月二十六日百官依故事進名奉慰訖退易常服從之自成服以後小大祥禫除日及朔望日百官並進名奉慰遇皇帝視

事日宰相奏事云去杖小祥日奏事去冠餘官奏事依此皇帝聽政未釋服前其引班若行吊臨之禮即服衰經如遇內殿引班奏事及從駕常服黑帶士妻以下服軍人百姓白衫紙帽婦人素纓不花釵三日止士庶婚嫁服除外不禁文武臣僚之家至山陵附廟畢並許嫁娶不用花綵仍禁樂

立銘旌

銘旌高九尺篆文官用金泥篆聖號如高宗銘旌旛則書大行光堯聖壽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聖烈太上皇帝梓宮皇太后皇后銘旌並倣此用螭頭提陞上下板並先下

文思院製造成服日立

立重

檀弓重主道也始死未作主先作重以木為之縣物焉曰重刊斲治鑿之為縣簪孔子重木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既虞理之始作主以易重始死作重猶吉祭作重皆所以依神

立重大殮成服日同立擇吉時立於靈駕前俟將來發引日捧擎
至攢宮其掩攢日埋瘞於黃堂隧道徽宗之喪太常少卿撰言
故事成服日立重今來與故
事不同乞自開喪次日立重命
太史局就日內擇時立重詔依

禁樂

內外品官禁樂二十七月京城內外民庶自舉哀至祔廟合行禁
樂外路民庶等禁樂百日沿邊軍中及在外諸軍軍行教閱不禁
未祔廟前每遇大祠奏告用樂去處備而不作臨安府城內外禁
樂諸路準此自起攢日禁行在音樂至祔廟畢仍舊小祥諸路州
軍縣鎮等處前後禁樂七日紹興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徽宗顯肅
大祥依昭陵故事行在禁樂七十五日臨安府屬縣四十五日後
此

停祭

自發哀後擇日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宗廟祭享并中小祠權
停至祔廟龍圖等閣祖宗神御殿節序旦望及帝后生辰忌辰並
停酌至大祥
酌後依舊

殿攢至百日

殿攢行於大殮之後高宗崩大殮成服
後五日而殿攢或與大殮同日孝宗崩大
殮成服同
或行於小祥之後顯仁皇太后崩以
小祥後三日殿攢其日行燒香禮前

日儀鸞司先設素幄於殿前攢方位之東稍前其日祭時至都大
主管喪事官行祭主之禮以俟太史報時及導奉梓宮至殿攢方
位其合用儀物令都大主管喪事官供應都大主管喪事官監視
殿攢訖分引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定皇帝服衰服復請素幄即
座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太常卿臣某官
請皇帝為大行太上皇帝殿攢行燒香之禮奏訖俛伏興禮直官

引讀祝文官詣案北面南立簾捲前導官前導皇帝出幄詣殿上
褥位北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哭在位官皆再拜哭前導官前導
皇帝香案前奏請上香跪內侍進茶酒奏請酌茶酒奏訖俛伏興
奏請少立俟讀祝文官稍前跪讀祝文奏請皇帝哭再拜在位官
皆哭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褥位奏請拜皇帝拜在位官皆
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退百官移班
稍南進各班首出班致詞復位再拜奉慰退皇太后殿攢則太常
卿奏云請皇帝為大行皇太后殿攢行燒香之禮餘並同十三日
小祥外朝以日易月之制行奠祭禮其日儀鸞司先設素幄於几筵殿之東
時將至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皇帝服衰服詣幄即御座簾降太
常卿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祭奠之禮簾捲前導官前導皇帝出幄
詣殿下褥位向西立奏請再拜舉哭皇帝再拜舉哭在位官皆再

拜舉哭前導皇帝升殿詣香案前三上香內侍進茶酒酌茶三奠
酒俛伏興奏請少立讀祝文官跪讀祝文訖奏請哭盡哀皇帝哭
盡哀在位官皆哭盡哀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
皇帝降階殿下褥位西向立奏請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
皇帝還幄簾降奏禮畢百官奉慰如上儀皇帝改服大祥服二十
五日大祥外朝以日易月之制行奠祭禮如前祭儀是日皇帝改服禫服二十七日禫
除奠祭祭儀是日皇帝釋禫服百官皇帝不御殿於几筵前行燒
香禮如宮中之儀行在禁署宰三日係前後各一日諸路庶民禁
樂并屠宰一日宰臣率百官入臨奉慰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五
日禮部太常寺言檢照元豐二年慈聖光獻皇后上僊太常禮院
言按禮葬而後震震而後卒哭卒哭而後祔景德中明德皇后以
百日為卒哭蓋古之士禮不當施於朝廷詔改卒哭為百日自是

以後慈聖光獻皇后及宣仁聖烈皇后遇百日並不該載外禮數皆於神主祔廟以前行卒哭之祭乞令給舍臺諫同禮官參酌取裁詔依

告哀外國及外國弔祭

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太上皇帝大殮是日差將作監韋璞充金國告哀使閣門舍人姜特立副之禮部太常寺言告哀使副并三節人從合服衣帶鞍韉等照應禮例如在大祥內合服布幘頭攔衫布袴腰經布涼繖鞍韉在禫服內合服素紗軟脚幘頭黪色公服黑鞵羣帶青繖阜鞍韉俟禫服除即從吉服仍只繫黑帶去魚涼繖韉並從禫制仍去絨坐三節人衣紫衫黑帶並不聽樂不射弓弩候過界聽使副審度隨宜改易服用從之或遣留遺信物使用上服 外國弔祭禮真宗之喪契丹遣殿前都點檢崇義軍

節度使耶律三隱翰林學士二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謙充大行皇帝祭奠使副左林牙右金吾衛上將軍蕭日新利州觀察使馮延休充太皇后弔慰使副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寧引進使姚居信充皇帝弔慰使副所司預於滋福殿設大行皇帝神御座又於稍東設御座祭奠弔慰使副各素服由西上閣門入陳禮物於庭中書門下樞密院並立於殿下再拜訖升殿分東西立禮直官閣門舍人贊引耶律三隱等詣神御座前階下俟殿上簾捲使副等並舉哭殿上皆哭再拜訖引升殿西階詣神御座前上香奠茶酒貽謀跪讀祭文畢降階復位又舉哭再拜訖稍東立俟皇太后升座中書樞密院起居畢簾外侍立舍人引慰弔祭奠使副朝見殿上舉哭左右皆哭弔慰使副蕭日新等升殿進書訖降座俟皇帝升座中書樞密院起居畢升殿侍立舍人引弔慰祭奠使副朝見皇

帝舉哭左右皆哭弔慰使副耶律寧等升殿進書訖賜三隱等襲衣冠帶器幣鞍馬隨行舍利牙校等衣服銀帶器幣有差弔慰使副簫日新等復詣承明殿俟皇太后升座中書樞密院侍立如儀舍人引簫日新等升殿進問聖候書畢賜銀器衣著有差仍就客省賜三隱等茶酒又令樞密使副張士遜別會三隱等伴宴於都亭驛中興後金國弔祭使行祭奠禮儀註前期儀鸞司於几筵殿東廊設御幄并殿上設神御座香案香茶酒果祭食盆臺等皇帝先詣梓宮前行燒香之禮如宮中之儀出宮御素幄簾降其合赴起居侍立等官並如儀內侍官捧祭文奠書案入於殿階下使副拜褥之右禮直官舍人通事引使副讀祭文官入殿門殿上簾捲皇帝於幄內舉哭殿上下官皆舉哭使副讀祭文就褥位北向立俱再拜內侍官捧祭文奠書案升西階詣神御座前稍西使副讀祭文官隨升殿使副詣殿上北向立讀祭文官在祭文奠書案後立使副哭使詣神御殿前一拜跪三上香奠祭茶三奠酒畢就一拜興復位立內侍捧案詣神御座前讀祭文官詣神御座前一拜跪啓封讀祭文奠書訖就一拜興使副祭文官俱降西階下殿歸位並再拜皇帝於幄內舉哭殿上下官皆舉哭使人權退至幄殿下面幄殿立讀祭文官於使副後褥位直身立次舍人通事引使副升殿讀祭文官依舊立受書傳語訖降階與讀祭文官合一班立定更不宣班再拜舍人班前代奏萬福使出班奉慰舍人班前代奏歸班再拜喝賜跪受再拜引出次引三節入四拜起居通事班前代奏萬福喝賜跪受並如上儀

淳熙十五年二月宰執進呈禮官閣門國信所定弔慰使副德壽宮宰執以下皆用常服周必大奏昨顯仁時北使副至已足拊廟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二
王制考
七四
故用常服今大行太上皇帝在殯且別宮無嫌陛下方衰經受弔
臣等亦難冠裳侍立况啓殯發引服如初喪固未除也上曰宰執
侍從當如大祥服四脚幘頭衰經去杖正得中矣

按歷代國恤儀制惟東漢史稍詳至唐而為李義府許敬
宗輩所削盡亡其禮故唐史無可攷者宋九朝史及會要
所載雖詳而儀註亦多未備今姑摘其可攷者錄于此自
請謚以下至及虞祔廟則見山陵門

